

美 在民间

又到桂林赶上春

□罗瀚

或许是十几年工作生活在桂林的原因,又或许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再赶回桂林才感受她的美。桂林的美,是说不出来的,只能用心感受。

桂林城中那一幅“山水画”

再回桂林,初春,站在美丽的漓江边,真切地感受到的是山水滋润了桂林,更是无数歌颂山水的名篇浸润了桂林。这是另一种山水,人文的山水。杜甫他这样说:“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韩愈他这样赞:“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南宋诗人王正功就是在桂林为官时,一挥而就“桂林山水甲天下”。从此,桂林山水愈加名震天下。

南宋诗词家刘克庄曾赞美桂林“千山环野立,一水抱城流”,两江四湖工程打造的环城水系也让桂林这座城市与“水”的关系更紧密,漓江、桃花江、榕湖、杉湖、桂湖、木龙湖,桂林人从小倒背如流的地名,环绕着桂林市中心最美的地带,把历史、人文、风景汇流进一脉之中。迎着春日暖阳,坐上漓江游船,从桂林出发驾一叶扁舟漂流于漓江之上,将冠岩、九马画山、相公山、黄布倒影等桂林山水的精华尽收眼底,两岸青山遥相映衬,春日清新的空气让人只想大口呼吸,找找九马画山上九匹骏马,看看相公山顶的日出,那秀美的风景总会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抚慰,哪怕只有一瞬也值得。

桂林山水里,有中国人的“乌托邦”。如果你不快乐那么请来桂林,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范成大曾任职静江府(今桂林市)。在他眼中,太行、衡

岳、庐山等虽然各具特色,值得观赏,“天下同称之”,却不如桂之千峰,“皆无旁逸,悉自平地崛然特立”来得奇特,桂林山水使他流连忘返,他还说:“神仙富贵俱何在,且作全家出岭人。”晚唐诗人李商隐随友人郑亚贬谪到桂林为官,很快被桂林的山水治愈心情。同样是夕阳,他在长安时,眼中所见尽是遗憾,只得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在桂林,李商隐却想感谢老天的垂怜,让他在最沮丧的时候,遇见如此美丽的夕阳,故作《晚晴》送给桂林山水。

初春的烟雨漓江,是古往今来多少人向往的美景,为一座山魂牵梦绕,为一片水流连忘返,只要来走走看看,自能感受如诗如画的境界。

桂林阳朔那一处“桃花源”

或许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有名,“桃花源”成了尘世中人们向往的理想境界。而今,不甘寂寞的现代人,为了圆自己“桃花源”的梦,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造出了许多“桃花源”景区,桂林阳朔便有一处“桃花源”。虽然工作在桂林,却因种种缘故未曾涉足。在一个久违阳光的春日里,赶回桂林探家的我与友人一道初涉了那个号称“沿桂花之路往阳朔,会有一个比桃花源更美、更真实的地方”。

春日的和风温柔地吹拂着脸庞,不觉让人平添了几分游意。踏入“源”门,眼前呈现出来的是一派秀美的山水田园景象:远处,峰峦排列,寒山翠翠,村树含烟,屋宇错落;近处,垂柳依依,碧波轻荡,野老牧牛,田夫荷锄;隔岸,一架大水车在一圈圈地流

转,它不知疲倦地将河水缓缓注入农田,如同我们的时钟在一圈圈地数着光阴流逝,难怪自古文人墨客总爱用水车与岁月相喻。眼前景致,大有“五柳先生”笔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感。

登上排筏,溯流而游,一群群嬉戏的鸭子竟无视来来往往的竹筏,忘情地在水中翻腾,肆无忌惮地在享受着春江的水暖;岸边,成排的柳树垂下枝条,轻点着水面,柳枝随着竹筏荡漾的水波柔柔地摆动着;顺流而下,远处的岸边,传来阵阵清亮的山歌,那么悠扬,那么古朴,具有苗族风情的舞榭歌台上,身着鲜艳民族服饰的少女们,正载歌载舞地用少数民族最为诚挚的方式为排筏上的游客们送上祝福。北宋“红杏尚书”宋祁曾以“红杏枝头春意闹”赞春,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点评,此句一个“闹”字境界全出。然而,桃花岛的春色,又岂是一个“闹”字了得。眼前的画卷,似巧匠织锦,令人顿生感慨:好一番“雨水洗尽浮尘,春来南国花如绣”景象……“桃花源”一游,如梦缥缈,一切都影影绰绰,恍若隔世。

桂林街头那一顿“庶民餐”

毕业二十多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常在孤灯下伏案漫笔之余还要外出奔波,但只要是返回桂林,第一件事便是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桂林米粉,多加酸豆角和酸笋,牛肉配锅烧,真馋……初春,带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刚下火车,便找到街边米粉小摊,吃上一碗桂林米粉解馋,忘不了用桂林话喊上一句:

“老板,额(桂林话,同二)两米粉,多加卤水(桂林话,同水)!”

“米粉不仅是现代桂林百姓生活不可少的一部分,更承载着桂林饮食文化的重要传承、传播作用。”桂林米粉以它实惠、快捷的特点赢得了当地民众和游客的喜爱,按两出售,价位在4—6元间,这与肯德基、麦当劳西式快餐相比,可以说是普通民众都可以接受的价位,对于城市的白领工作者来说是经济实惠的快餐,也避免了餐桌上的压力。

桂林米粉店简便不失奢华。半开放的米粉门店鳞次栉比地插在各式各样的杂货铺之间。门口柜台后的墙壁上挂着红底黑字的价目表,在收款台按图索骥般按食用分量交钱取牌(不同颜色的纽扣牌代表不同分量的米粉),交到后厨窗口说一声是“卤粉(干粉)”或是“汤粉”就OK了。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桂林米粉成为老少皆宜的食品,在粉店里看不见顾客阶层的差别,形形色色的顾客常常在这里进出,因此平民化、大众化成了其显著的特点。桂林米粉历史悠久,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民众吃的不仅仅是一种风味特色食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享受的是一种饮食文化。而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桂林米粉,因为广泛的受众群,成为一条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新路。

一碗热腾腾的桂林米粉,不仅让当地居民喜爱,更让身在异乡的桂林人有了归乡的期盼。当美味沉淀在舌尖上时,抽象的文化变成具体的感官体验,对于味道的记忆,更加让人久久难忘。

欢迎你到桂林赶春来,到桂林看山看水吃米粉——“老板,额(二)两米粉,锅烧搞起!”

诗和远方

摊开往日(组诗)

□石泽丰

走在故乡的野地

行走在故乡的野地。入冬了
太阳依旧露出慈祥的神色
照看着那些嫩嫩的
白菜、萝卜、大蒜……
这些新的生命
一个个摇头晃脑
取笑风中的我,徒手归来

不是野地忘记了我们的誓言
是岁月的洪流
冲走了记忆的泥沙
我站在冬天的路口
喊稻草人的乳名
它只顾和树上的鸟雀对话

我认得野地的忧伤
一棵棵枯草相互搀扶
共守远处的河流,且深信不疑
我当初离开,在渡口
有一阙相思没有带走

风把树叶吹旧了

风在吹,一棵立在村口的老树
只有招架之功。满树的叶子
瑟缩、颤抖
像贴着树枝飞的小鸟

“风把树叶吹旧了”
这是外婆夹在我童话里的书签
早年,她把四季垒成高墙
独自在命运的河流上
疗伤

望着被风吹旧的树叶
我就想到外婆。一块石碑
坚强地立在荒野
犹似她的前世、后世
只因苦,我不愿提及她的今生

稻草垛

被堆在冬天的入口
把自己活成一尊弥勒

随风舞动的草衣
单薄 不足以挂齿
露出风骨

过去,稻草铺床
母亲是从草垛上抽来的

我喜欢,松松软软的
像童年蓬松的岁月
铺满人间的幸福

远游

云朵在迁徙 白天
太阳放牧万物

一只鸟飞过午时的头顶
带偏了我打算远游的视线

风递来家书,寒风凛冽
冬站在了门口
我竟然毫无防备

池中水收拾起云影
悄悄地搁在鱼的眼眸里

大地上山川无数
世间何人不在旅途

随笔 漫谈

春思

□蒙祥吉

刚过完年,桂林的天气就切入阴雨模式。难得一次雨转晴,我决定到中央公园溜达一圈。

公园里,盛开时成团成簇的碧桃此时还是花骨朵儿,花瓣被铁盒似的花萼紧紧锁住。花萼贴在光秃秃的枝干上,偶尔有一两朵早发的花撑裂了花萼,露出一抹大红。枝干像梆硬的木炭,表面冰冷,而那瓣开一条缝的大红花瓣,却仿佛泄露了“木炭”内里烧得通红、燥热不安的秘密,随时可能喷薄出万紫千红。

一棵碧桃树下,有一团蓬松的、面包似的泥巴——那是一个蚂蚁的窝。春天来了,蚂蚁们为了繁衍,正忙着扩大巢穴,它们把地下的红泥巴掏出来,堆在地面上。小时候捅蚂蚁窝的记忆像条虫在脚底挠,痒得我忍不住一腿蹬了上去。蚂蚁们发现家园被毁,瞬间黑压压地爬出来,在枯黄的草地上,如同滴落宣纸上的墨汁,毫无规则地洇开来。

为了躲开疯狂的蚂蚁,我跳开几

个寂寞。

空气湿冷,但没有风。女生走过的的地方,汽车中沾染着一丝奶香。出于雄性动物的本能,我抽了抽鼻翼,试图捕捉那若有若无的气息。才抽了两下鼻子,我的潜意识便对自己产生了懊恼,因为我想起了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里常出现的,雄性有蹄类动物围着雌性鼻孔朝天探着空气中的信息素的画面。此时,赵忠祥老师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不失时机地解说道:“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大草原又到了动物们繁衍的季节……”

想着想着,不觉莞尔。在艰难的生活和工作中,把自己比作有蹄类动物是一种自嘲表达,但在万物生长、基因传递的时候将自己的行为与牛马相提并论,实在不雅。不过,从更久远的进化角度来看,这也不算什么,充其量只是“返祖”现象。毕竟,从1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第一个真核生物开始,绝大多数生物都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环境下,通过释放和捕捉特定信息素进行两性结

合、繁衍后代的。植物应时开花,动物在机体成熟后散发荷尔蒙,这些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

倒是人类,因为掌握了高智慧,在进化过程中打破了许多自然规律。这种智慧看似拉开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距离,让人类处于主宰地位,但会不会也因此加速人类的消亡呢?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当它的智慧能力无限提高,最终实现自我完善与复制时,它们是否可能反过来统治甚至代替人类?都说2025年是人工智能元年,几百年、几千年或者几万年、几亿年后,如果真的出现了硅基生命,它们是否会在乎春夏秋冬、男女有别?是否还会欣赏红黄蓝绿、体验酸甜苦辣?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记述了一个叫“杞人忧天”的故事;几千年后,新人类会不会有个新说法——“桂人忧硅”?阴冷、郁闷的天气,本来想到公园散散心,结果一系列问题反而让我心事重重。天生牛马命!

在时光的褶皱里,寻找一纸慢

□罗高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诗人木心笔下的《从前慢》,总会在某个午后叩响现代人的心门。那些泛黄的信纸与褪色的墨迹,仿佛时光长河中的星子,在记忆深处明灭灭灭。

整理旧物,当我从檀木匣中取出珍藏的书信时,阳光正斜斜地穿过窗棂,将宣纸上的蝇头小楷镀上一层金边。邮戳上的日期定格在2001年的春天,信封里飘落的玉兰花瓣已薄如蝉翼,却仍能嗅到二十年前的芬芳。书信,记录着我的梦想;文字,镌刻着我的青春。

从前的人懂得在时光里酿酒。一封信的旅程要经过选笺、浸墨、润笔的郑重其事,要经历“山一程,水一程”的漫长跋涉。千禧之年,我就读师范的生活,夜晚的宿舍,大家会在熄灯后打着

手电写信,笔尖摩挲信纸的沙沙声与夏夜虫鸣此起彼伏。等待回信的日子里,连路过传达室都要放慢脚步。这种充满仪式感的期待,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都生长出诗意的触角。正如《长物志》所言:“笔墨精良,人生至乐”,书信往来的过程,本就是对生命的郑重书写。

如今,当5G信号覆盖珠峰之巅,即时通信让地球变成村落,我们却在光速中遗失了某种珍贵的东西。微信对话框里跳跃的字符,终究替代不了信纸上晕染的墨痕。那些需要等待的时光,恰似普洱茶的陈化,让情感在岁月里沉淀出醇厚的层次。就像苏东坡与佛印禅师“夜航船”式的书信往来,尺牍之间既有禅机交锋,又见明月清风。今人虽能视频对话,却再难体会“闲敲棋子落灯花”的古典心境。

拆开最后一封来自千禧年的信,信纸边缘已微微卷曲。意气风发的少年们在信中说要“骑着单车去秦岭看日出”,字迹力透纸背。那个最终没有成

行的约定,此刻却成了时光琥珀里最动人的标本。或许我们不必苛责时代的步履匆匆,但总该在某个角落保留木心所说的“车、马、邮件都慢”的时空。就像父辈有事需联络时还会托人捎信件或亲临。他们会说:“电子屏幕装不下心事,有些话还是交给纸墨。”

暮色渐浓时,我将书信重新收进檀木匣。窗外的玉兰树在晚风中沙沙作响,恍惚间与二十多年前的树影重叠。那些在光阴里走散的人,那些未写完的信,都成了时光长卷上的钤印。在这个可以瞬间抵达彼岸的时代,也许我们更需要学会在某个清晨铺开信笺,让心事顺着笔尖慢慢流淌——毕竟有些温度,唯有慢火才能煨得出来。